增壹阿含經卷第四十三　松　如

前秦建元年曇摩難提譯

神撫山禪昌寺常住

善惡品第四十五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有衆生奉行十法便生天上又行十法便生惡趣又行十法入涅槃界云何修行十法生惡趣中於是有人殺生盜劫淫泆妄言綺語惡口兩舌鬪乱彼此嫉妬嗔恚興起邪見是謂十法其有衆生行此十法入惡趣中云何修行十法得生天上於是有人不殺不盜不淫不妄言綺語惡口不兩舌鬪乱彼此嫉妬恚興起邪見若有人行此十法者便生天上云何修行十法得至涅槃所謂十念念佛念法念比丘僧念天念戒念施念休息念安般念身念死是謂修行十法得至涅槃比丘當知其生天及惡趣者當念捨離其十法得至涅槃者善修奉行如是比丘當作是學尒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由十惡之本外物衰耗何況內法云何為十所

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由十惡之
本外物衰耗何況內法云何為十所
謂煞盜淫妄言綺語惡口兩舌闘乱
彼此嫉妬恚心懷邪見由煞生報故
衆生壽命極短由不與取故衆生生
便貧賤由淫泆報故衆生門不貞良
由妄語故衆生口氣醜弊不鮮潔
由綺語故致土地不平整由兩舌報
故土地生荊棘由惡口報故語有若
干種由嫉妬故以致穀不豊熟由恚
害報故多諸穢惡之物由邪見報故
自然生八大地獄因此十惡報故使
諸外物衰耗何況內物是謂比丘當
念捨離十惡之法修行十善法如是
比丘當作是學尒時諸比丘聞佛所
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波斯匿王往至世尊所頭
面礼足在一面坐尒時波斯匿王往
白世尊言如来審有是語施我獲福
多餘者獲福少施我弟子勿施餘人
設有人作是語者豈非毀如来法乎

佛告王曰我无此語獨應施我勿施

言有人作是言者豈非是如來說乎

佛告王曰我无此語獨應施我勿施
餘人大王當知我恒有此語若比丘
鉢中遺餘擲著水中軟虫食之猶得
其福何況施人而不獲福乎但大王
我有是語施持戒人其福益多勝於
犯戒之人尒時波斯匿王前白佛言
雖然世尊施持戒人其福倍多於犯
戒之人者上王復白佛言𡰥揵子来
語我言沙門瞿曇知於幻術能迴轉
世人世尊此語為審乎為非耶佛告
王曰如是大王如向來言我有幻法
能迴轉世人王白佛言何者名為迴
轉幻法佛告王曰其煞生者其罪難
量其不煞者受福无量其不與取者
獲罪無量其不盜者獲福无量夫淫
泆者受罪无量其不淫者受福无量
其邪見者受罪无量其正見者獲福
無量我所解幻法者正謂此耳是時
波斯匿王白世尊言若當世間人民
魔若魔天有形之類深解此幻術者
則獲大幸自今以後不復聽外道異
學入我國界聽四部之衆恒在我宮
常當供養隨其所須佛告大王勿作
是語所以然者施畜生之類猶獲其福
及施犯戒之人亦獲其福施持戒之

常當供養隨其所須佛告大王勿作
是語所以然者施畜生之類猶獲其福
及施犯戒之人亦獲其福施持戒之
人福亦難量施外道仙人獲一億
之福施須陁洹斯陁含阿那含阿羅
漢辟支佛及佛其福不可量是故大
王當興發意供給當來過去諸佛聲
聞弟子如是大王當作是學尒時波
斯匿王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衆多比丘食後皆集普會
講堂咸共論說此義所謂論者衣裳
服飾飲食之論隣國賊殺戰鬪之論
飲酒淫泆五樂之論歌舞戲笑妓樂
之論如此非要不可稱計尒時世尊
以天耳聽聞諸比丘各作是論即往
至普會講堂所問諸比丘汝等集此
欲何所論說是時諸比丘白世尊言
我等集此共論此不要事是時佛告
諸比丘曰止止比丘勿作此論所以
然者此論非義亦无善法之趣不由
此論得脩梵行不得滅盡涅槃之處
不得沙門平等之道此皆俗論非正
趣之論汝等以離俗脩道不應思惟
增壹阿含經卷第四十三　第五張　始
敗行之論汝等設欲論者當論十事
功德之論云何為十若精勤比丘少

趣之論汝等以離俗修道不應思惟

增壹阿含經卷第四十二 第[illegible]張 女

敗行之論汝等設欲論者當論十事
功德之論云何為十若精勤比丘少
欲知足有勇猛心多聞能與人說法
無畏无恐戒律具足三昧成就智慧
成就解脫成就解脫見慧成就汝等
設欲論者當論此十事所以然者潤
及一切多所饒益得修梵行得至滅
盡无為之處涅槃之要也汝今族姓
子以出家學道應當思惟此十事此
論者正法之論去離惡趣如是比丘
當作是學尒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
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衆多比丘皆集普會講堂
各生此論今舍衛城穀米勇貴乞求
難果世尊又說依於飲食人身得存
四大依倚心所念法法依善趣之本
我等今日便當差次立人乞求使乞
求之人得見好妙色得極妙更樂得
衣裳飲食牀卧具病瘦醫藥不亦善
耶尒時世尊清淨无瑕穢以天耳遥
聞諸比丘各生此論尒時世尊即往
至普會講堂所在衆中坐告諸比丘

增壹阿含經卷第四十二 第[illegible]張 女

汝等集此為何論義比丘對曰我等

至普會講堂所在衆中坐告諸比丘
汝等集此為何論義比丘對曰我等
所論今舍衛城乞求難得欲共差次
一人次第乞食隨時得見好色妙服
及衣被飲食牀卧具病瘦醫藥我等
所論正論此耳佛告比丘若乞求比
丘四事供養衣被飲食牀卧具病瘦
醫藥復用見色聲香味細滑法乎我恒
教勅乞食求有二事可親不可親設
得衣被飲食牀卧具病瘦醫藥增益
惡法无有善法此不可親若得乞求
衣被飲食牀卧具病瘦醫藥增益善
法不增惡法此便可親汝等比丘於
此法中欲作何等之論汝等所論者
非正法論當捨此法更莫思惟不由
此得至休息滅盡涅槃之處設欲論
者當論此十法云何為十若精勤比
丘少欲知足有勇猛心多聞能與人
說法无畏無恐戒律具足三昧成就
智慧成就解脫成就解脫見慧成就
汝等設欲論者當論此十事所以然
者潤及一切多所饒益得修梵行得
至滅盡之處无為涅槃界此論者沙
門之義當念思惟勿去離心如是比
丘當作是學尒時諸比丘聞佛所說
歡喜奉行

門之義當念思惟勿去離心如是比

增一阿含經卷第三十三　第七張　如

丘當作是學尒時諸比丘聞佛所說
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衆多比丘各集普會講堂
作是異論舍衛城乞食難得非比
丘所安之處我等可立一人次第乞
食此乞比丘能辦衣被飲食牀卧具
病瘦醫藥无所乏短尒時衆中有一
比丘白諸人曰我等不堪任在此乞
求各共詣摩竭國於彼乞求又且穀
米豊賤飲食極饒更復有比丘說曰
我等不宜在彼國乞食所以然者阿
闍世王在彼治化主行非法又煞父
王與提婆達兜為友以此因緣故不
宜在彼乞求復有比丘說曰今此拘
留沙國土人民熾盛饒財多寶宜在
彼土乞求復有比丘作是說我等不
宜在彼土乞食所以然者惡生王於
彼土治化極為兇弊无有慈仁人民
麁暴好喜鬪訟以此因緣故不應在
彼乞食復有比丘說曰我等宜在拘
深婆羅㮈城優填王所治之處篤信
佛法意不移動我等宜在彼土乞食

增壹阿含經卷第三十三　第八張　如

所願无違尒時世尊以天耳聞諸比

佛法意不移動我等宜在彼土乞食

所願无違尒時世尊以天耳聞諸比
丘各生此論即嚴整衣服至諸比丘
所在中央坐問諸比丘曰汝等集此
欲何等論為說何事是時比丘白佛
言我等集此各興此論今舍衛城穀
米勇貴乞求叵得各當共詣摩竭國
界於彼乞求又彼國土饒財多寶所
索易得其中或有比丘說曰我等不
宜彼國乞食所以然者阿闍世王在
彼治化主行非法又煞父王與提婆
達兜為友以此因緣故不宜在彼乞
求其中復有比丘說曰今此拘留沙
國人民熾盛饒財多寶宜在彼國乞
食復有比丘作是說我等不宜在彼
乞食所以然者惡生王於彼治化為
人凶惡無有慈仁好喜鬪訟以此因
緣故不宜在彼乞食復有比丘說曰
我等宜在拘深婆羅㮈城優填王所
治之處篤信佛法意不移動宜在彼
乞食所願無違在此所論正謂此耳尒
時佛告諸比丘汝等莫稱譏王治國
家界亦莫論王有勝如尒時世尊便
說此偈

夫人作善惡　行本有所因　彼彼獲其報
終不有毀敗　夫人作善惡　行本有所因

說此偈

夫人作善惡　行本有所因　彼彼獲其報
終不有毀敗　夫人作善惡　行本有所因
為善受善報　惡受惡果報

是故比丘勿興斯意論國事緣不由此論得至滅盡涅槃之處亦不得沙門正行之法設欲作是論非是正業汝等應當學十事論云何為十若精勤比丘少欲知足有勇猛心多聞能與人說法无畏無恐戒律具足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脫成就解脫見慧成就汝設欲論者當論此十事所以然者普潤一切得脩梵行得至滅盡涅槃之處汝等以出家學道離於世俗當勤思惟勿去離心如是比丘當作是學尒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衆多比丘集普會講堂各興此論今波斯匿王主行非法犯聖律教識比丘尼得阿羅漢道十二年中閇在宮內與共交通又不事佛法比丘僧无篤信之心向阿羅漢則无信心於佛法聖衆我等宜應遠離勿

止此土所以然者王行非法時王大

信心於佛法聖衆我等宜應遠離勿

止此土所以然者王行非法時王大
臣亦行非法大臣以行非法左右吏
佐亦行非法吏佐已行非法諸庶人
類亦行非法我今宜在遠國乞求不
止此邦又可觀彼風俗之化已見風俗
之化則見殊異之處尒時世尊以天
耳聽聞諸比丘各興此論即往至諸
比丘所在中央坐尒時佛告諸比丘
汝等集此為何論說衆多比丘白世
尊言我等在此論波斯匿王主行非
法犯聖律教十二年中閉讖比丘尼
在深宮內接侍以色又彼得道之人行過
三界然王亦不事佛法及衆僧無篤
信之心向阿羅漢已無此心則無此
心於三尊我等宜遠遊不須住此所
以然者王行非法時臣佐人民亦復
行惡又觀世間風化之法尒時世尊
告曰汝等勿論國界之事當自剋已
思惟內省按計分別言此論者不合
至理亦復不令人得修梵行滅盡無
為涅槃之處當自修已熾然法行自
歸家尊者若比丘能自修已興隆法樂
者此人之類便為我躬自所生云何

比丘能自熾然興隆法樂无有虛妄

者此人之類便為我躬自所生云何
比丘能自熾然興隆法樂无有虛妄
自歸冣尊於是比丘內自觀身身意
止自攝其心除去乱想無有憂慼外
自觀身身意止自攝其心除去乱想
無有慼憂有復內外觀身身意止內
觀痛外觀痛內外觀痛內觀心外觀
心內外觀心內觀法外觀法內外觀
法意止自攝其心除去乱想無有慼
憂如是比丘能自熾然其行興隆法
樂自歸冣尊諸有將来現在比丘能
自熾然不失行本便為我之所生是
故比丘若欲有所論當於論十事云
何為十所謂精勤比丘少欲知足有
勇猛心多聞能與人說法无畏無恐
戒律具足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脫
成就解脫見慧見慧成就汝等設欲
論者當論此十事所以然者潤及一
切多所饒益得修梵行至滅盡之處
無為涅槃界此論者沙門之義當念
思惟勿去離心如是比丘當作是學
尒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舍衛國城中有一長者與
羅云作坐禪屋尒時羅云在中坐禪尒時羅

獨園尒時舍衛國城中有一長者與

羅云作坐禪屋尒時羅云在中坐禪尒時羅
云隨其日數止彼屋中後便人間遊化時
彼長者竊生此心我當往覲尊者羅云
尒時長者見羅云房中寂寞不見人住見
已語諸比丘曰尊者羅云今為所在
比丘報曰羅云在人間遊化長者報
曰唯願諸賢差次人在吾房中住世
尊亦說造立園果及作橋舡近道作
清廁特用惠施長夜獲其福戒法成
就死必生天上以是之故我與羅云
作屋耳今羅云不樂我房唯願諸賢
差次人住我房中諸比丘對曰如長
者教尒時諸比丘即差次一比丘住
房中是時尊者羅云便作是念我離
世尊積久今可往問訊是時尊者羅
云即往至世尊所頭面礼足在一面
坐須臾之間即從坐起還詣房中見
在有異比丘在屋中住見已語彼比
丘曰誰持我房與卿便住比丘報曰
衆僧差次令我住此房中是時羅云
還至世尊所因此縁本具白世尊不
審如来衆僧差次我房使道人在此
止住耶佛告羅云汝往至長者家語

長者曰我所行法无有身口意行有

止住耶佛告羅云汝往至長者家語

長者曰我所行法无有身口意行有
過乎又非身三口四意三過乎長者
先持房施我後復持與聖衆是時羅
云受佛教已即往長者家語長者曰
我非有身三口四意三過乎長者報
曰我亦不見羅云身口意過也羅云
語長者曰何故奪我房舍持與聖衆
長者報曰我見房空是故持施聖衆
時我復作是念尊者羅云必不樂我
房中故持惠施耳是時羅云聞長者
語已即還至世尊所以此因緣具白
如來是時世尊即告阿難速打揵稚〔椎〕
諸有比丘在祇洹精舍者盡集普會
講堂時阿難即受佛教詣諸比丘在
普會講堂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
當說惠施清淨汝等善思念之尒時
諸比丘從佛受教世尊告曰彼云何
名為惠施清淨於是比丘若有人以物
惠施後復還奪更與餘人此名為施
不均整非平等施若復有人奪彼人
物持施聖衆若復有人還奪聖衆持
用與人此非為平等之施亦非清淨
之施轉輪聖王自於境界猶得自在

比丘於已衣鉢亦得自在若復彼人

之施轉輪聖王自於境界猶得自在

比丘於己衣鉢亦得自在若復彼人
口不見許而取他人物與人者此非
平等之施我今告諸比丘施主見與
受主不見與者此非平等之施若復
彼比丘命過命終當持此一房在衆
中結羯磨傳告唱令某甲比丘命終
今持此房在衆分處欲安處何人隨
聖衆教諸賢住使某甲比丘住者各
共忍之若不聽者今便說再三亦當
作是說之若衆僧一人不聽而與者
則非平等之施則為雜濁之物今還
與羅云房清淨受之尒時諸比丘聞
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
園所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時尊者
大均頭在靜寂之處興此念想諸前
後中央之見云何得知尒時大均頭到
時著衣持鉢到世尊所頭面礼足在
一面坐尒時均頭白世尊言今此諸
見前後相應云何得滅此見又使餘
者不生世尊告曰於是均頭此見所
出與所滅之處皆是无常苦空均頭
知之當建此意夫見之法六十二種

要當住十善之地除去此見云何為

知之當建此意夫見之法六十二種

要當住十善之地除去此見云何為
十於是均頭他好煞生我等應當不
煞他好盜我不盜他犯梵行我行梵
行他妄語我不行妄語他行兩舌鬪
乱彼此誹語惡口嫉妬恚邪見我行
正見均頭當知如從惡道得值正道
如從邪見得至正見迴邪就正猶如
有人自已沒溺復欲度人者終无此
理已未滅度欲使他人滅度者此事
不然如有人自不沒溺便能度人可
有此理今亦如是自般涅槃復使他
人取滅度者可有此理是故均頭當
念離煞不煞滅度離盜不盜滅度離
淫不淫滅度離妄語不妄語滅度離
誹語不誹語滅度離麁言不麁言滅
度離鬪乱彼此不鬪乱彼此滅度離嫉
妬不嫉妬滅度離恚不恚滅度離邪
見得正見滅度均頭當知若凡夫之
人便生此念為有我耶為无我耶
有我无我耶世有常耶世無常耶世
有邊耶世无邊耶命是身耶為命異
身異耶如來死耶如來不死耶為有
死耶為无死耶為誰造此世生諸邪

見為是梵天造此世為是地主施設

死耶為无死耶為誰造此世生諸邪

見為是梵天造此世為是地主施設
此世又梵天此衆生地主造此世間
衆本無今有以有便滅凡夫之人無
聞無見便生此念尒時世尊便說
此偈
自然有梵天　此是梵志語　此見不真正
如彼之所見　我主生蓮華　梵天於中出
地主生梵天　自生不相應　地主剎利種
梵志之父母　云何剎利子　梵志還相生
尋其所生處　諸天之所說　此是歎譽言
還自著羈靽　梵天生人民　地主造世間
或言餘者造　此語誰者審　恚欲之所惑
三事共合集　心不得自在　自稱我世勝
天神造世間　亦非梵天生　設復梵天造
此非虛妄耶　尋跡遂復多　審諦方言虛
其行各各異　此行不審實
均頭當知衆生之類所見不同其念
各異此諸見者皆是無常其有懷抱
此見則是无常變易之法若他人煞
生我等當離煞生設他盜者當遠離
之不習其行專其心意不使錯乱思惟
挍計邪見所興乃至十惡之法皆當
去離不習其行若他瞋恚我等學於
忍辱他人懷嫉妬我當捨離他興憍

去離不習其行若他瞋恚我等學於
恐辱他人懷嫉妬我當捨離他興憍
慢我念捨離若他自稱毀餘人我等
不自稱不毀他人他不少欲我等當
學少欲他人犯戒我修其戒他人有
懈怠我當精進他人不行三昧我行
三昧當作是學他人愚惑我行智慧
其能觀察分別其法者邪見消滅餘
者不生是時均頭受如来教已在閑
靜之處思惟校計所以族姓子出家
學道者三法衣修无上梵行生死已
盡梵行已立所造已辦更不復受有
如實知之是時均頭便成阿羅漢尒
時均頭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地獄衆生
受其罪報極至一劫或有其中間夭
者受畜生罪報極至一劫其間有中
夭者受餓鬼報極至一劫其間有中
夭者比丘當知欝單曰人壽千歳无
有中夭者所以然者彼土人民無所
係屬設於彼命終生善處天上无有
墮落者弗于逮人民壽五百歳亦有
中夭者瞿耶尼人民壽二百五廿歳
增壹阿含經卷第十九　第十丈　如
亦有中夭者閻浮提地人民極壽百歳
亦有中夭

中天者瞿耶尼人民壽二百五十歲

亦有中天者閻浮提地人民極壽百歲
亦有中天者多正使人壽命極至十
十人民之兆以壽十十其行不同性
分各異初十幼小無所識知第二十少
多有知猶不貫了第三十欲意熾盛
貪著於色第四十多諸伎術所行无
端第五十解義明了所習不妄第六
十慳著財物意不決了第七十懈怠
憙眠體性遲緩第八十无有少壯之
心亦无榮飾第九十多諸病痛皮緩
面皺第十十諸根衰耗骨節相連多
妄意錯比丘知之設人壽百歲當經
歷尒許之難設人壽百歲當經三百
冬夏春秋計其壽命盖不足言若人壽
百歲當食三万六千食其間或有不
食時瞋不食不與不食病不食計彼
食與不食及飲母乳取要言之三万六
千食比丘若人壽百歲其限歲數飲
食之法其狀如是比丘當知閻浮地
人民或壽極長與无量壽等過去久
遠不可計世有王名療衆病壽命極
長顏色端正受樂无量尒時无疾病
老病之患時有夫婦二人生一子子
便命終是時父母抱舉令坐又持食

老病之患聴有夫婦二人生一子
便命終是時父母抱舉令坐又持食
與然彼子不飲不食亦不起坐何以
故尒以命終故是時彼父母便生此
念我子今日何為瞋恚不肯食飲亦
不言語所以然者由彼人民不聞死
亡音響之所致也尒時彼父母便復
念曰我子今以經七日不飲不食亦
復不知何由默然我今可以此因緣
往白療病大王使知是時父母往至
王所以此因緣具白大王是時大王
便作是念今日以聞死亡音響王告
之曰汝等可持此小兒到吾所尒時
父母即抱小兒至國王所王見已告
父母曰此兒以命終時父母白王言
云何名為命終王告曰此兒更不起行
起言對談說飲食戲樂身體正直无
所復為故名為命終是時夫婦復白
王言如此之變當經幾時王告之曰
此兒不久身體爛壞膖脹臭處无所
復任尒時父母不信王語復抱死兒
還至家中未經幾時身體盡壞極為
臭穢是時父母方信王語云此兒不
久身體膖脹盡當壞敗是時夫婦復
增壹阿含經卷第三十三　第十六丈　好
抱此膖脹小兒至國主所而白王言
稚然大王令持此兒奉貢大王時父

久身髑髏膖脹盡當壞敗是時夫婦復
抱此膖脹小兒至國主所而白王言
唯然大王今持此兒奉貢大王時父
母亦不啼哭所以然者由不聞死亡
之音故是時大王剥取其皮而作大
鼓復勅作七重樓閣持此鼓安處其
上即勅一人汝當知之令守護此鼓
百歲一擊无令失時受王教戒百歲
一擊時諸人民聞此鼓音悵未曾有
語諸人曰何者音響為是誰聲乃徹
於斯王告之曰此是死人皮之響音衆
生聞已各興念曰奇哉乃聞此聲汝
等比丘尒時王者豈異人乎莫作是
觀所以然者尒時王者即我身是也
以此知之昔日閻浮地壽命極長如
今閻浮地人民極為短命滅者難限
所以然者由煞害多故致命極短華
色失乎由此因緣故致變悴比丘當
知閻浮地五十歲四天王中一日一
夜計彼日夜之數三十日為一月十
二月為一歲四天王壽命五百歲或
復有中夭者計人中之壽十八億歲
還活地獄一日一夜計彼一日一夜
之數三十日為一月十二月為一歲
還活地獄極壽千歲復有中夭者計

二月為一歲四天王壽命五百歲或
復有中夭者計人中之壽十八億歲
還活地獄一日一夜計彼一日一夜
之數三十日為一月十二月為一歲
還活地獄極壽千歲復有中夭者計
人中之壽三十六億歲計人中百歲
三十三天一日一夜計彼日月年歲
之數三十三天壽千歲其間或有中
夭者計人中之壽三十六億歲阿鼻
地獄中一日一夜復計彼日月之數
三十日為一月十二月為一歲計彼
日夜之數壽一万歲計人中之壽壽
一拘利如是比丘計此之壽轉轉增
倍除无想天无想天壽八万四千劫餘
淨居天不来此世是故比丘勿懐放逸
於現身上得盡有漏如是比丘當作
是學尒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增壹阿含經卷第四十三